

公路電影

◆ 沈眠

一、寫作計畫

素來著迷於《巴黎，德州》、《游牧人生》、《末日狂花》、《在車上》、《一路順風》、《逍遙騎士》、《我倆沒有明天》、《愛在黎明破曉時》、《奪天書》、《羅根》這一類公路電影。說來奇怪，我並不那麼喜歡移動旅行，對開車容易緊張和疲倦，不特別喜歡攝影，也對景點毫無狂熱，車種品牌、性能的部分更是無感無知的狀態。唯在這些電影裡，我彷彿同在、親見了生命的種種啟示，那或許是奧德賽之旅的當代變體。

更重要的可能在於，每一次的創作都像是我的心靈脫體出發，一種難以言喻的神祕旅程，就在意識裡馳騁。寫作就是在腦內出發、探索與經驗一切的未知，最終脫化成文字。

從荷馬史詩《奧德賽》、塞萬提斯《堂吉訶德》、吳承恩《西遊記》到當代的公路電影，以及伊塔

羅·卡爾維諾《帕洛瑪先生》、加布列·賈西亞·馬奎斯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、奧爾嘉·朵卡萩《雲遊者》、傑克·凱魯亞克《在路上》、戈馬克·麥卡錫《長路》、高行健《靈山》、娥蘇拉·勒瑰恩《黑暗的左手》、托爾金《魔戒》、史蒂芬·金《黑塔》、加斯汀·柯羅寧《末日之旅》等，無不是一場又一場的心靈大冒險，每個創作者最終都留下了專屬的公路，以及那些無可取代的電影。

多年來都想要寫出自己的公路電影，但始終沒有想出一個相符合的形式，去講述這個主題。結婚生女後，自然比起從前更常外出，也勢必以開車為便。馳騁在路上，無論市內道路、快速公路或高速公路，都有各類警告標誌，比如出口專用、前方逆光、前方有科技執法、注意強風等等。最初不以為意，然而時日漸長，那些標誌驀然就生出了某些人生況味。

伊塔羅·卡爾維諾自言《宇宙連環圖》是從科學論述出發的一本小說：「我想要證明典型的神話意象不管栽植在哪片土壤裡都無礙其生長，即便使用距離所有視覺意象都很遙遠的文字，例如今天的科學用語，也不例外。」

那麼，官方使用的路上警告標誌，是不是也一樣能夠長出視覺意象，或者說得更明確一點，是不是能轉換成詩？於是，我發現那些警告提醒路人的文字，就有了詩意。它們夾帶著畫面與詩歌，以曖昧模糊的方式，慢速前進到我的心智。在生硬的社會用語裡，似乎也具備體現意象與思維，甚至演繹柔軟人性的可能性。這是詩歌另一種移動的路徑吧。

〈公路電影〉分為兩個部分，上半部是敘事詩，下半部是抒情詩，上、下部各三十二首，總計為

六十四首詩。上半部預計藉由敘事的快速推進、疊加，描繪詩人在路上的癡狂故事。下半部則是藉由地景的抒情，講述風景、人心的交錯融匯。

二、附件

a 個人簡歷及作品目錄

b 〈公路電影〉試寫作品（存目）

作者簡介——沈眠

一九七六年生，著有詩集《完全主觀：A V 純情詩》、《文學裡沒有神》和短篇小說集《詩集》、詩歌寫作計畫《武俠小說》。獲臺北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飲冰室茶集藝文館年度時代詩人獎、寶島之美徵文創作大賞等首獎，多次入選《臺灣詩選》等各類選集。詩作、書評與人物專訪，常見於副刊雜誌媒體。

評審意見——劉克襄

循著公路一直奔馳，常見的標誌、訊號和地景，如同漫長旅途裡，釋放出的寂寥和單調。久而久之，也能轉化成詩的思維和情境。作者採取直接對決，透過組詩的不同取材和面向，在近乎散文的敘述裡，精準的適時斷句。既言簡演繹，也盡其所能的極大化。順此，刻意用反諷的語言，同樣形成巨大的張力。若無對新詩的語意和節奏掌握嫺熟，知道如何收放，難以達到此成績。

每一句都像刻刀的用力雕鑿，劃下類沙漠的荒涼情境。每一首也彷彿一株株挺立的仙人掌，以不同長相，聳峙於路上。在自己奧德賽的流浪裡，乍看高度雷同的詩作，呆滯的形式和節奏，反而展現了淺顯又直白的苦澀美感。大抵說來，甚少有敗筆，只偶有一二句流於俗套的口號。多數時候相當自覺。同樣的，因為對語句的高妙掌握，自省又自信的合宜表述，躍動於詩境裡。讓人咀嚼再三，不斷高度共鳴。一部能面對爭議與尖銳歷史的精采作品。